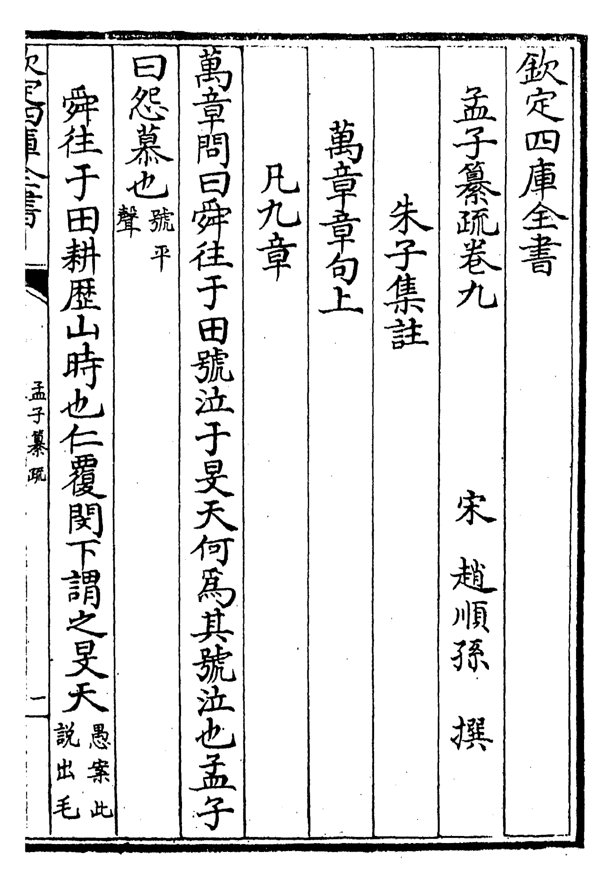


經部



孟子纂疏卷九

宋　趙順孫　撰

朱子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愚案此說出毛

詩傳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而不能自己慕者思慕其親而不能自忘也夫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哉唯其遭事之變故深惟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自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其親無頃刻之忘必欲得其歡心而後已此舜之所以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輔氏曰楊氏發明得舜之心使舜自以是為孝

則其心便自止息且如人喫飯纔覺飽則便止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廪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内文集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

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愚謂其怨慕之情迫切之至一如窮人之無所歸託其心焦然怵迫而無所底麗也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惟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而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眞氏曰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蔡氏曰衆人之所欲者皆外物也順親者人之本心也溺於外物而失其本心則性不存矣故集註有盡性之言○輔氏曰心纔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也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之至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輔氏曰人之大倫固不可廢亦不容廢也若由父母而廢之則是陷父母於過失而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妾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牽制而不容聽者則官司以法定使之如此耳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揞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

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愚謂此言憤結積聚之意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

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真氏曰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月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它亦不足辨也真氏曰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輔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理以盡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萬變而終有窮舜之天理則一定而未嘗易卒之象不格姦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勝而象之人欲消矣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輔氏曰誑之以理之所有在君子猶或可欺也昧之以理之所無在君子則必不可惑也象以愛兄之道來正是欺之以其方者然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舜以愛弟之道接此皆誠實之事何偽之有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文集曰蓋古之世官族也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文集曰三苗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文集曰鯀崇伯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蔡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者逆命而不行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楚辭言鯀悻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

愚案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

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愚案漢書顏師古註云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

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錄曰仁之至義之盡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封之有庫富貴之也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輔氏曰吳氏說盡聖人事以公義廢私恩則不盡情其流必至於不仁以私恩害公義則不盡義其流必至於不義舜之於象封之有庫富貴之也是不以公義廢私恩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是不以私恩害公義如是則仁義兩盡而天理人情皆極其至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

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䰟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語録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䰟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䰟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䰟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徂是䰟之升上落是

遏止也密静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魄之降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

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詩傳曰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語録曰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又曰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瞽瞍實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矣

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為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天下以為法則者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為法於天下即其事也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蔡氏曰敬其子職之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蔡氏曰齊莊敬也栗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容也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蔡氏曰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瞽瞍頑愚亦且信之即孟子所謂

底豫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説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令上必用之之心則便是私意矣孟子此數句不惟說得三聖受授之義明白而於人臣薦賢達善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無餘藴矣彼竊位蔽賢之徒固不足深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以必其君之用下以示一己之恩者皆私意也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輔氏曰上只言天此又併民而言者天人一理而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此固天也至於人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乎人人

與天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愚謂冀州為帝都在帝都之西者謂之西河在帝都之南者謂之南河其實一河也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輔氏曰天無形則無耳目安能有所視聽而天人之理不間毫髮故其視聽皆因民之視聽此又以人兼天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愚案陽城山在漢潁川郡箕山在嵩高之北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輔氏曰孟子發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兩句峻潔如此便見得三聖人之心渾是一箇天理更無有一毫私意為之間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輔氏曰天無為故非人力所為而自為者天也事未有無故而致者故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命也以理言之謂之天此所謂

天則天專言之則道者是也以人言之謂之命此所謂命則天之命於人者是也理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皆非人力所為所致故曰其實則一而已也○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别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面訓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輔氏曰無天子薦之者在孔子之氣數有不完也繼世有賢君者在益伊尹周公之所遇有不同也亦皆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

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輔氏曰前既言益與伊尹之事矣故此復言以周公不有天下亦若益與伊尹爾所以足前義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輔氏曰孔子之言固斷置得好又得孟子發明之尤更明白可謂真能得前聖之心者知即知而得之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之媵臣（愚案湯妃有莘氏之女）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葢戰國時有為此說者（輔氏曰戰國之時去聖漸遠人不知有義理之學稍有才識者則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愚案莘國即今同州郃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語録曰問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輔氏曰道體也義用也既曰義又曰道者兼體用言之也先言義後言道者自具用處察之而見其體一也天下千駟所謂大也一介所謂細也物有大細而道義無大細苟害道義則豈間於大細哉此伊尹之辭受取與所以無間於萬鍾之大一介之細而一以道義斷之不以微細而苟於取與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户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足以累其心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輔氏曰幡有反覆之意故為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

也輔氏曰此皆是樂道之事也言我能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而其樂又不空見於誦説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語錄曰知只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曰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又曰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又知得君之所以

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又曰覺是自悟之覺如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而覺無偏全

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語錄曰是我喚醒他○輔氏曰此述程子之意也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以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箇覺字極為全備謂覺之而已非有所增益之也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

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

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盖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在新民到此地位則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内音納説音税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輔氏曰徐氏於時義上看得分明故集註取之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輔氏曰枉己謂枉其在己之道辱己則又有恥辱之事及於己矣然辱己實由於枉己固不可以為未甚而有枉於己也正天下難於正人輔氏曰人則有所指而言至於天下則所該廣矣以其廣狹故有難易之辨然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

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輔氏曰聖人之行本無不同其所以不同者所遭之時不同耳故或隱遁而遠去或留仕以近君雖有不同然其要歸則在於潔其身而已所謂潔其身者不使其身陷於不義耳蓋身者萬事之本也身之不潔則事無綱領舉皆紛亂而無可為者矣伊尹

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輔氏曰要求也聖人本無求人之心但道德充足於己而人自來求我亦如聖人之求之耳故子貢謂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與正與此意相似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輔氏曰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謂為天子則可臣其父故孟子謂舜不為瞽瞍所化而反化於其子此則所謂父不得而子此章所問伊尹之要湯謂其以割

烹故孟子謂非以割烹而乃以堯舜之道要湯其意亦正同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宫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輔氏曰此伊尹之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義則其不肯枉道以要君者必矣事或理明義順則雖犯天下之所甚疑在聖賢則無掩覆之意也今書牧宫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輔氏曰謂其喜好撰造言説以生起事端者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犫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

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輔氏曰以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瘠環之理以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觀之則必無主癰疽瘠環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愚案虞國在漢河東郡大陽縣虢國在漢河南郡滎陽縣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宫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輔氏曰自鬻以成其君謂自賣我之身以成彼之為君即所謂顯其君於天下者是也

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

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輔氏曰聖賢未遇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吾夫子猶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輔氏曰傳記載百里奚食牛之事亦多但非是固欲為此以要君耳故非子之言深得百里奚之意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輔氏

曰聖賢出處之大節當時好事者以己度人妄為議論以蠱敗戕傷之使人心之義理愈昏私欲愈熾波流風靡而未知底止故孟子不得不辨所以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立人極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以枉尺直尋詭遇獲禽為能甚者敢自誣於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百里奚自鬻於秦其見愈卑其論愈下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深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纂疏卷九

孟子纂疏卷十

朱子集註

宋 趙順孫 撰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

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

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輔氏曰張子之說盡矣清有所勉則有時而雜和有所勉則有時而異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語録曰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語錄曰問清任和時皆以聖人名之但曰清曰和曰任則猶倚於一偏而未得為大聖謂之時則隨事制宜而可以兼數子之大全如斯而已耳曰得之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語錄曰問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彊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滕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輔氏曰伊尹唯其

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己無不可行之道然邦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之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語錄曰問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脉絡也曰不然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問條理猶言脉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大集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

徽之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語錄曰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語錄曰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輔氏曰八音以金石為首故八音迭奏而以金石為之始終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語錄曰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輔氏曰金始震動於始以作其聲而玉於其終又詘然以止其韻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語錄曰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故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又曰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宣以始之收以終之輔氏曰宣以始之謂擊鎛鐘以始八音之聲收以終之謂擊特磬以終八音之韻也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輔氏曰謂自始及終中間八音之脈絡相與貫通而共底於大成猶孔

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大集曰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輔氏曰亦如孔子之智以始之聖以終之中間於三子清任和之脉絡亦無不貫通故能時而出之以集其大成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語錄曰如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語録曰伯夷伊尹栁下惠力已至但射不親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皆中𣗥也○輔氏曰一節雖至於聖者指清任和而言也智不足以及乎時之中者謂其始之智但知其清任和而不得如孔子為聖之時也若孔子則速久處任皆得乎時中盖由其始之智足以及乎時中故也○永嘉陳氏曰譬之射馬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不中者盖巧者知得到則百發而百中力者行得到則至而未必中由是觀之學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

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豪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語録曰問三子合下少致知功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使三子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黄氏曰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所闕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

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質尚不能無愧於孔子而況學者乎○輔氏曰三子者知有所偏故其行亦有所偏而其德之所成就亦有所偏孔子則知無不至故其行亦無不至而其德之成就亦無不至○永嘉陳氏曰三子始焉之所知只見得一邊道理後來亦只於那一邊上做得透徹此三子智不及於全故行到處亦只是一偏之聖夫子知得天下道理四方八面周匝普徧故成就處兼總衆理該貫萬善不可以一節名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輔氏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三子之聖與夫子之聖所以不同者皆可嘿識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輔氏曰兼并則其國日大僭竊則其祿日侈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輔氏曰位以爵定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

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禄之制也輔氏曰田以禄分也案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者此又可見周制都鄙用助法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

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郳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内亦制都鄙受地也愚謂此言食采邑於畿内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也

元士上士也愚謂言上士而不言中下士者蓋以

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語録曰問府史胥徒皆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蘇氏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别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

胥徒各自有禄以代耕則又似别募游手矣　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

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愚謂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葢卿而上其祿浸厚茍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茍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語錄曰問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溉之不同也曰皆人力之不同爾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等 ○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

可考闕之可也語録曰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輔氏曰此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爲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輔氏曰謂其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也若但有之而不恃則猶未謂之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輔氏曰獻子忘其勢不挾貴也五人者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者也無獻子之家者不資其勢而利其有者也孟子歷舉四人之事自小至大皆以見其不敢有所挾之意而首於孟獻子之事詳之者又以見上之友下固不可有所挾至於在下者為上之所友則亦不可資其勢以利其有也一有資之利之之意則便為人所賤矣又豈肯與之為友哉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真氏曰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輔氏曰戰國之時惟知權勢之為尊而不知義理之為貴

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是以孟子因萬章之問而極言朋友之道以見貴貴尊賢之義未嘗不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輔氏曰自天子至於匹夫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推至於極則以堯為天子而下友於舜不為屈以舜為匹夫而上友於堯不為僭以見朋友為人倫之一不可以貴賤尊卑間也必至於堯舜然後能盡其道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輔氏曰孟子言尊者有所賜而既以禮矣則是與之者恭也與之者既恭則只當恭以受之豈可竊計其所與我之物其初得之合義與否然後為辭受哉如此則若其不義則遂卻之矣一有是心則不可謂之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

輔氏曰萬章之意言彼所餽我之物既得之不義則我固不當受之若言其不義而直卻之為不恭則但以心度其為不義而託為他辭以卻之不亦可邪夫人之處事要只在義理上行過與不及皆非也萬章交際之間以辭卻之之説其視貪名者利者固優矣然其有意於卻如此則亦

失之過也由是而極之則必至為於陵仲子之為而後已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輔氏曰交以道謂來交我之有道理也接以禮謂來接我之有禮節也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愚謂若今刼人而殺傷者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輔氏曰孟子既已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反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謂詖辭蓋陷於卻之之意

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康誥之說以曉之

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饋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

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輔氏曰萬章終不肯置其偏見而詳味孟子之說至此則氣愈戾意愈刻說愈悖而都無輕重之差矣故孟子復問以有王者作將遂連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雖章之刻戾亦必知其不然也若必待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不待教而誅之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輔氏

曰世俗之所尚猶未合禮聖人猶或從之以小同於俗而況於以禮來賜何為不可受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録曰猶縫罅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

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輔氏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録曰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衛靈公衛侯元也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攷也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

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説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

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音托

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

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以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禄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語録曰為貧而仕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説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耳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禄則非禮也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禄為士者若不仕而食其禄則非禮矣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養之也既已制其常産而養之矣然當常常視其有空乏者則周救之是亦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輔氏曰君擇賢而以為臣將與之共治天職則必與之共食天祿雖至於抱關擊柝之微亦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當因其高卑勞逸而為之多少之定數是亦具禮之宜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

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輔氏曰繆公之於子思非不知所尊慕也而猶若此者一是思慮或有不至一是敬心或有未盡然敬心既盡則思慮必無不至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輔氏曰悅而不能用如晉平公於亥唐之類也世有徒徇養賢之虚名而無用賢之實事者固不足道况於養之之道又有所不至乎是焉能得賢者而臣之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輔氏曰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則敬心完而思慮到矣　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輔氏曰在國之內者雖莫非君之臣然唯嘗執贄以自通於君既仕而有祿位者則正謂之臣若其他則雖隨所居而名爲之臣其實皆庶人庶人既未曾執贄在位則不敢自同於已仕者以見

於君是乃禮之當然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

故召之役則往役者庶人之職也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者士之禮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説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愚謂皮冠弁也以鹿皮淺毛黄白者為之）事見春秋傳（愚謂春秋傳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

帛曰旃愚謂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愚謂畫交龍於旂之上析羽而注旂干之首曰旌愚謂旂取烏羽注於干之首全而用之名曰旞析而用之名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輔氏曰非是說不以招賢人之禮招之蓋招之使見者是招不賢人之法耳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輔氏曰以貴者之招而招賤則不敢往者

畏義也以不賢之招而招賢則不可往者重禮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而證義路為賢者之所由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

輔氏曰謂如為魯司寇時魯公以司寇召之故不俟駕而行以敬君之命故不敢慢也

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輔氏曰觀答陳代章則見孟子之不見諸侯得不肯枉道從人之義觀此章及答公孫丑章則又見孟子之不見諸侯得古者不為臣不見之禮與夫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其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輔氏曰善士雖有大小之不同皆主於善者也若在我之善不足以盖一鄉之善士則隨其所主而取之必有偏而或遺者惟在我之善足以盖其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凡剛柔緩急無有或遺者矣推而廣之至於一國天下皆隨其高下以為廣狹耳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輔氏曰士而至於友天下之善士可謂取友之衆矣然不過是一世之士惟是進而友於古人則其取友更無窮盡而不可謂一世之士也葢在我之善愈備則取於友

者益廣然善無窮盡也故大而天下遠而前古無不在所取焉蓋時雖有先後而理則無古今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輔氏曰此說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曰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纂疏卷十